

# 亚儿

□朱晓君

亚儿是我舅舅的女儿，好多年没见面，也失了联系。最近向大姐探问，获知一些信息，亚儿的生活不好也不坏，儿子已成家，有了小孙子。只是儿子不太争气，想赚大钱却负了债。亚儿在大洞岙的老房子依然没拆，悬了好多年，既成了诱饵，也成了牵绊。

她和那个男人还在一起过，为了相伴，也为了利益。

点点滴滴，平平淡淡，亚儿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。

亚儿和我同岁，比我小几个月，却比我成熟得多，从小就像姐姐一样待我。小时候，每逢寒暑假，我们姐弟就会结伴去顺母渡“放山羊”。亚儿是我们最好的玩伴，两位表哥也会陪我们爬爬山岗，攀攀礁石，在沙滩头捞捞海带，但他们小小年纪都要劳作，无暇顾及我们。

舅舅家的屋后是山，对面走过表舅家的屋弄，也是一座小山包，东侧穿过一条斜坡，就是沙滩头。小山包和沙滩头是我们童年追逐嬉戏的大游乐场，真是其乐无穷。

嘴馋了，亚儿带我去山上摘酸毛蕨，有时洗都不洗就放到嘴里慢慢咀嚼，一丝丝甜，一丝丝酸。像我们那个年代的童年，物质生活是寒酸的，精神世界是欢乐的。

有时候小肚子饿了，亚儿就招呼我们

攀上礁石，礁石上爬满“触壳”，我们拿着捡来的大船钉或者报废的剪刀，敲开“触壳”，挖出一粒粒水嫩的牡蛎，直接放进嘴里消融了，真是透鲜柔滑，人间至味。亚儿是不吃的，除了给我们吃，剩下的都带回家交给舅母。

舅母是个极爱干净的人，总把自己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洁有序。空闲时，舅母会给我们做“油塌馍馍”，香喷喷，甜咪咪，一人一小块。我们吃得很慢，让美味在口中停留得久些，吃着吃着，亚儿的一小块还会剩下一小块来，分到我和弟弟手中。

沙滩头上端有口水井，那时已经围起了海塘，塘内种着棉花，和芦苇花彼此摇曳。我们经常拿着菜去井头洗，冬天水很冷，亚儿麻利地洗着菜，让我站在旁边不要碰水，也不许我打水。

在亚儿这里，我俨然成了城里的娇小姐。

时光飞逝，姐妹们都出嫁了。亚儿安分守己做人。亚儿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婚后除了操持家务，还去幼儿园做过，在信用社也上过一段时间的班，那时我在单位做财务，我很为亚儿高兴，希望她能做长久些。

舅母年纪大了，晚年各种疾病，亚儿成了舅母的帮手，陪舅母上医院看病配药，服

侍病重的舅舅一直到去世。做这些事，亚儿觉得天经地义，理所当然。

后来，舅母也日渐衰老，亚儿把舅母接到自己家里，一生干净利落的舅母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上下错乱，污浊不分。我和大姐去看舅母，她端坐在床上，脸上身上清清爽爽，显得周身慈祥。舅母对我们的过去津津乐道，却记不住我们刚刚说过的话。

亚儿在一旁呵呵笑着，一边手脚不停忙碌着，没有抱怨，没有诉苦，把舅母的犯错当作小孩不听话。

亚儿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对自己生活上的变故也是坦然接纳，不怨天，不恨人。

人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，生活的不易往往藏在时间的褶皱里，不被人看见。想放下很不容易，但能放一点就放一点。

听说，亚儿现在去了另一个小岛，做居家养老工作，以老助老，让晚年过得更加有意义。我听闻后甚是欣慰。

亚儿平凡得像山包上的酸毛蕨，实诚得像木杆秤上的秤星。因为平凡，容易被湮没；因为实诚，或许被不屑。而我常常会惦念这些平凡，珍藏这些实诚。

在记录过往的当下，我也在温柔地回抱自己的童年，简单，快乐。

## 难忘我的第二故乡舟山

□邵韵成

岁月荏苒，退休后，我和老伴跟随唯一的女儿去了另一座城市宁波定居，但仍时常想起在第二故乡舟山度过的悠悠岁月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在女儿学龄前，为了结束一家三人三地的生活，我随军从江南水乡背井离乡调到定海工作。

刚到定海人生地疏，团聚的喜悦一时冲散不了心里的忐忑不安。第一次在医院值夜班，正值天寒地冻，那时没有空调，忙完工作后，我在值班室搓着冻僵的双手、跺着脚，只盼天快亮。想不到素昧平生的一位同事，急匆匆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，说你是新来的吧，今天特冷，快趁热吃，暖和一下。我望着匆匆而去的同事背影，双眼湿润，吃下了这碗终生难忘的汤圆。

因双方父母都在老家，女儿只能长托在陆军八一幼儿园，一周才回家住一宿。周日，有时我刚好值夜班，爱人部队不在城关也刚好不能回来，初来乍到没人可托，只好去接眼巴巴盼接的女儿。是幼儿园的老师知道情况后，用一口大锅特为留园的女儿烧饭菜，放弃休息时间陪伴她。我既感激又内疚：因外岛的小孩也接走了呀！几十年过去了，忘不了辛勤园丁的付出。

有一年，家里遭了贼，洗劫了仅有的余钱和全部票证。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，基本的生活所需全部凭票供应，生活一时间发生了严重困难，大家都生活拮据，实在

开不了想借的口，可还是被同事朋友知道了。他们闻讯后，第一时间慷慨解囊送来钱、粮票、副食品票、煤球票等，还一再真诚地表示，不要还了。我退了送来的钱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钱都是大家从牙缝中省下来的。能有一些票证让我们渡过难关，这份温暖与情义足以让我们永远铭记于心。

在几十年的护理工作中，不论门诊、病房、急诊科，我护理过的病人不计其数，不少病人出院后仍记得我姓啥叫什么，街上偶遇打招呼时，难免要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生活和家庭情况，如同亲人般真诚热切。

护理工作的确艰辛，当时护理人员严重缺编，工作量很大，没有ICU重症监护室，重症病人全住在普通病房，氧气罐、输液架都要拖，一个工作日下来，感觉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。我也曾经迷茫失落过，但有时想想，能被几十年前护理过的病人惦记牵挂，也是我特有的幸福。看到经过医生治疗、护士护理的病人可以出院、开心回家，内心充满成就感。能为舟山人民的健康服务，并得到病人的信任，这是一份值得热爱、意义非凡的工作。

几十年的工作中，我带教了许多实习生，岁月悠悠，至今还有带教过的实习生如亲人般交往，这份绵长的情谊让我的晚年生活温暖如春。

1978年，我调到定海时，只有十年的护龄，感谢医院，让我从一名普通的护理人员，成长为有扎实的护理理论和各科丰富实操经验的医务人员。在医学杂志发论文、参加外文考试及专业知识的笔试面试，我通过了护理专业操作临床考核，在2000年初退休前，已获得省卫生厅批准、中华护理学会认可的副主任护师职称。

让我深感遗憾的是，作为长女懂医的我，对养育我长大的恩重如山的父母亲的晚年，因为距离，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和义务。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等原因，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过世时，我也没见上最后一面，这一度是我心里的痛。

感谢陆军幼儿园，感谢定海一小，感谢舟山中学的园丁们，让女儿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，才有可能去接受高等教育，让女儿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和懂得感恩的人。感谢厚道实在的房东为我们接送过孩子，感谢曾经帮助过我、温暖过我的领导，感谢这么多实习学生的信任……点点滴滴，浸润我心。

舟山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，我为舟山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欢欣鼓舞，我留恋舟山的美景，喜欢舟山空气清新的好环境，还有让人惦念的海鲜。舟山人民如海洋般宽广的胸怀和真诚、热情、包容、善良的品性，永远是我的榜样。



定海风光 资料图片